

浅谈福鼎沿海文化资源*

林高峰

(泉州黎明大学,福建泉州 362000)

摘要:福鼎沿海具有丰富的文化资源,这是福鼎弘扬地方特色文化,促进经济文化发展和闽台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源。

关键词:福鼎;沿海文化;资源

福建省福鼎市地处闽浙交界,靠山面海,是省定五个边缘县(市)之一,海岸线长达433公里,海域面积2243.95万亩,大小岛屿200多个,是闽东海上重要门户和重要渔场。沙埕港是驰名中外的深水避风良港,距台湾基隆港仅142海里,历史上就是闽东、浙南人民旅台的启航港和闽台贸易的黄金口岸,现已成为台湾渔轮的常用避风地和陆上物资补充港。福鼎沿海文化资源可综合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山海一体,渊源不竭

福鼎的山,奇而丽。屹立在东海之滨的“海上仙都”太姥山,具有多姿多彩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在方圆100平方公里景区内,奇石、险峰、幽洞、幻雾、回音谷、海眺日出等令人赏心悦目。太姥山历史悠久,历来被称为“道仙佛地”,唐宋时山南山北有36寺院庙观;有国内罕见的摩尼教遗址,传说朱熹、郑樵(宋著名史学家)、王十朋(南宋状元,曾任泉州知府)等名人到此讲学之处。灵峰寺的唐宋石雕堪称艺术瑰宝,附近有闻名遐迩的白琳工夫茶产地和畲族村寨。海军宿将萨镇冰曾在太姥山及泰屿镇捐资修路、修海堤,留下世人称道的“萨公岭”和“萨公堤”。目前已将太姥山作为旅游风景区开发,拥有山川、海岛、溪瀑、沙滩、古寺村寨、城堡等六种观赏类型,开辟旅游专线,每年接待国内外游客四、五十万人次。

福鼎的海,富且美。嵛山岛的“南国天山”,台山岛的“海天一线”,日屿鸟岛的群鸥,七星的白浪,沙埕的海上莲花寺,等等,美不胜收。沿海晴川湾、跳水湾在风浪长期冲蚀下,塑造了不少海蚀地貌景观。嵛山列岛,风光秀丽,集山、石、礁、洞、云、海、潮、瀑、泉、沙滩、海岛、古迹于一体。位于大嵛山绝顶的大、小天湖碧波荡漾,天湖周围是万亩大草坪。九使澳金沙百顷,咸淡水相汇,是不可多得的海滨浴场。岛岸线上,礁石因浪潮长期侵蚀、雕琢,形态万千,岛上还有瀑布、涌泉和妈祖宫、九使宫、白莲寺、古炮楼等文物古迹,令人留连忘返,极具开发价值。

福鼎人,清嘉庆翰林院庶吉士,曾任台湾淡水同知高鸿飞撰写的《重修福鼎县文昌阁碑记》道:“鼎虽小邑,前宋时朱文公(熹)暨王梅溪(十朋)陆务观(游)诸名贤游历于此,自斯以降,文彩风流,科名络绎,斯固山海钟灵,渊源不竭”,可谓是对福鼎山海一体的文化概括。

二、鼎台同根,“四缘”相联

福鼎沿海群众和台湾民众一样,有着共同的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和民俗风情。多数方言相通,信仰相同,习俗相近,在地缘、血缘、文缘、神缘等方面有着密切联系。

妈祖崇拜是闽台民间长期以来广为流行的一种文

* 收稿日期:2003-04-15(初稿);2003-09-02(修改稿)

化现象。福鼎亦不例外,嵛山、沙埕、南镇、前岐、点头、秦屿、桐山、赤屿、流江、水澳、黄岐,大白露、玉塘等沿海乡村普遍建有妈祖宫或天后宫、天上圣母庙。嵛山岛的主村妈祖澳,有海内外闻名遐迩的妈祖宫。解放后在嵛山鱼鸟村梁国宝家发现一铁香炉,系光绪壬午年(1882)烽火门参将夏国安所捐赠,上铸“天后宫”,可见嵛山妈祖宫早在清光绪前已建造。妈祖宫一直香火兴旺,台湾、闽南以及海内外来的渔、船民及商旅等都要上岸向妈祖宫烧香朝拜,祈求平安。

晏公水神,被闽浙沿海渔、船民视为保护神,亦为台湾渔、船民所信仰。福鼎前岐彩澳等海边村庄建有晏公庙。传说,晏公原为江西临江府清江镇人,生得浓眉虬髯,面如黑漆,平生嫉恶如仇。元初应选入宫为文锦局堂长。因病归,登舟时,奄然而逝。父老立庙祀之。前岐彩澳立庙祀拜当在元末,清乾隆年间及光绪五年(1862)改、扩建。明清之际沿海经济有一定发展,沙埕港历来是重要商港。前岐是沙埕港的内延,海上交通发达,闽浙沿海遂以“晏公爷”和妈祖一样,作为保驾护航神。当地人把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定为谢恩日。随着时间的推移,六月二十四日这天已成为闽浙沿海的民俗传统文化活动节日,开展庙会 and 社戏活动。台湾以及外来船只人员经过彩澳,都要上岸到晏公庙烧香朝拜,祈求舟航平安顺利。

鼎台关系源远流长。早在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桐山、秦屿等地的烽火营兵员,就曾分批开赴台湾,戍守台湾,定期轮换。清光绪元年建桐山“忠义冢”,碑文载有戍台殉难人员 33 名。清嘉庆年间(1802-1809),有蔡牵(福建同安人)以嵛山岛妈祖澳修建的五进天后宫为大本营。后来蔡牵建造大海船,于清嘉庆 10 年(1805)到台湾北部,与淡水、凤山起义军首领洪老四、吴淮泗联合,聚众二万多人,被推为“镇海王”,在台坚持斗争一年余。蔡牵渡海到台湾也带去一批福建人。前述曾任台湾淡水同知的高鸿飞,热心于闽台文化交流,后返回福鼎,是他开创了福鼎与台湾文化交流的历史。据 1979 年 9 月福鼎沿海七个重点乡镇普查,民国时期赴台经商、任教、求学、做工的有 175 人,其他种种原因赴台 310 人,全县赴台人员 485 人;据 1988 年调查,全县现有在台人员 841 人,县内台属 881 户,3537 人。赴台人员在台湾已历二、三代。而且,沿海渔民和台湾渔民常年同在一个海域撒网捕鱼,接触频繁,交谊深厚。加上沙埕港又是天然的避风良港,港内外风力相差 4 级,每年台风季节,不少台湾渔轮纷纷来港避风。据统计从 1979 年至今共接待避风台轮 2712 船次,13168 人。

总之,地缘、血缘、神缘、文缘构成鼎台关系的核心。

三、民俗文化丰富多彩

福鼎的民间社戏多姿多彩。春节、元宵等传统节日,在春季渔汛即将到来之际,沿海乡村常举行高跷、铁机、八仙台阁、旱船、灯舞、打拾锦(民乐)等民间文化娱乐活动,民间器乐有唢呐、胡琴、钹、锣、鼓之类。还请戏班或戏仔(提线木偶、布袋戏),洋溢着浓厚的乡土气息。老百姓说:“锣鼓一响,黄瓜鱼就到。”

端午习俗和龙舟竞渡。农历五月初五,俗称“五月节”,是沿海传统节日。是日,各家用竹叶裹粽子,用面粉烙成“薄饼”包卷炒熟的豆芽菜食用,设丰盛午宴。各户还在大门两旁插上春蒲艾叶,合家饮雄黄酒以避邪,小孩还用雄黄酒点额头,胸佩各式自制的香囊。

秦屿的龙舟竞渡活动最具有特色。秦屿村民分住在五个澳头上,各澳自制一艘按统一规格而色彩与龙名有别的龙船,五个澳龙船的绘画均有讲究,东为木龙,红色;南为火龙,赤色;西为金龙,黄色;北为水龙,白色;中为土龙,黑色。五月初五中午,五澳龙舟集中在东澳赛场的水面上,进行为期三天(初五~初七)竞渡活动。各澳船上统一配齐 20 名青年勇夫,身着与本澳龙色相同的褙褂与短裤,背心后统一写个大“勇”字,头戴竹制铁甲笠,手握绘有龙鳞的划桨,龙首站立二勇夫,一擎三角大旗,一擎大牙旗,各澳旗号不同,如后岐澳书“见龙”;岭后澳书“飞龙”等。龙尾各插彩旗 10 面,后立掌艘长,中央帅旗下有锣鼓手二名,鞭炮手一名。各船指挥以锣鼓专用为信号。岸上沙滩插一杆红旗,先夺得红旗到手为优胜者,奖赏酒和粽子。夺冠的澳民自五月初七至初十这四天请戏班公演。

神船下海,是沙埕渔区的一种民俗活动。“神船”实际上是一条彩绘小木船,长度约一米五至二米左右,船上塑造有舢公、水手和手持刀、枪的将士等各种形象,又有大炮等类似装备,还挂有各种红、绿灯,各种设备均仿真船一样。渔民们在鱼汛到来之前,举行神船下海仪式,敲锣打鼓地把神船运到海边下水(小木船象征性地下水一会儿就收上岸),象征神船下海,保佑平安。有一次沙埕海面漂来一艘台湾来的“神船”,船的样式竟和沙埕“神船”一模一样,可见两岸习俗多么相似。

四、民间文学艺术独具一格

1、渔歌。福鼎沿海渔民,在生产劳动和生活习俗中创造了许多优美的渔歌,包括拉俚诗、拿饵诗、盘诗调、拔船调、摇撻调、拉网调和莲花落等。它题材多样,反映的生活面很广,如《海上船歌》、《敲船古歌》、《朵朵

白帆映霞光》、《好姑娘》、《崱山诗》、《鱼名歌》、《鱼名盘歌》、《敲网诗》、《摇船歌》等。沙埕水生一带是渔民聚居地,渔歌有《拔帆起锭》、《脚踏船上怕人笑》、《行船郎君真艰苦》、《渔民自叹》等。在旧社会昼民被称为“曲蹄”,俗语说:“曲蹄上了岸,打死不见官”,他们在旧社会备受歧视凌辱,用渔歌来抒发内心的痛苦和希望,以及表达男女间的爱情。

十分难得的是,福鼎还发现了畚族渔歌,纠正了过去认为畚族只住山上,不住海边的片面看法。前岐的罗厝、柯湾、梅树湾等海边村庄是畚族人口聚居地或畚、汉族人口杂居地,畚族渔民与汉族群众一起下海捕鱼,用渔歌来反映他们的生产、生活、节俗和思想感情,有《渔工苦》、《挑鱼货》等。

2.鱼灯。是一队鱼、虾、蟹、龟、蚌等组成的鱼灯队,编排成“鲤鱼含珠”、“墨鱼吐烟”、“鲤鱼跳龙门”等按鱼类特性和生活情景组成的队伍和舞姿。秦屿鱼灯队200多人举着各式各样的鱼灯进城表演,轰动全市。

3.连灯。是沙埕渔区特有的一种民俗文化活动。沙埕每年元宵夜,要举连灯游十一境(古时沙埕划为安太境、兴德境、安平境、安龙境、安乐境等十一境,“境”犹如现在的村),祈求保境安民,人丁兴旺,鱼汛发海。由每家每户做一个T字形灯架,横档两头有钩,各挂一盏灯,可以互相连接和转动,全镇两千余户,四千多盏灯,联成一条龙,加上各境抬出的车鼓亭和乐队,以及台阁、铁机、旱船、鱼灯、马灯、线狮、八将队等,渔民一路表演,一边口呼“黄瓜鱼发!”、“带鱼发!”等,巡游各村,象征着鱼汛大发海。

4.藤牌舞:藤牌舞来源于藤牌操。明戚继光抵抗倭寇侵扰,曾在福宁府(今福鼎、霞浦、宁德、福安一带)操练藤牌。藤牌操盛行于明、清之际。清道光至光绪年间,秦屿驻扎有清武营水军七营半,霞浦半营,桐山驻扎有陆军烽火营。巡按上司检阅时集中于秦屿校场会操,鼓励士兵加紧操练,抵御外侮。会操有藤牌队、长矛队、杂械队、马队,双刀双叉队等。福鼎藤牌操最盛,曾于光绪年间参加全省会操获奖一次。

原来藤牌舞步,据芦本泉老人(原是驻扎秦屿水军烽火营士兵)介绍,水军有头排、二排之分,共六十步。陆军藤牌据桐山高瑞妹老人(原是驻扎桐山陆军烽火营士兵)介绍,俗称“七步藤牌”,实际有十五个动作。后来整理的藤牌舞是把水军、陆军步数合并,按原来动作配搭唢呐、锣鼓音乐。藤牌舞的伴奏音乐有两种形式,一种用打击乐,另一种是打击乐配民间曲牌。节奏明快,情绪高昂,反映士兵操练气氛。藤牌舞动作稳健,气势雄浑,粗犷勇猛,腿部采取“弓马式”,藤牌手左

手执牌起遮身护体作用,右手执刀,做左、右砍刀和前刺动作。水、陆两军对刀时,抵牌、盖刀动作雄健利落,时时发出牌刀响声,使人感觉身临当年操练情景。

藤牌面绘有狮头、虎头或龙头等图案,武士着四方形包头巾,汉族对襟便衣、便裤、腰带、绑腿、云头鞋,具有民族武士特征。

5.民间美术。主要有饼花、官庙连环画、祠堂壁画、嫁妆画、船饰画、香袋、剪纸、花雕、刺绣工艺等,其中以饼花最为著名。

“福鼎饼花”是二百多年前,民间艺人创造的专门贴在中秋月饼上的装饰画,以戏曲题材为主。有美人式、八宝式、八果式、团式等。色彩以红、黄、绿、桃红等为主,线条清晰,民间和地方特色极浓,群众非常喜爱。人们习惯于在小孩摆饼赏月后,吃了中秋饼,把一幅幅饼花贴在房屋大厅壁上或房间壁上装饰欣赏,成为福鼎和闽浙边界一带的一种特有的节日风情。福鼎饼花初以“百子花”始,发展到“团花”、“泥金饼花”和“木刻饼花”。

“百子花”,据艺人口述在清乾隆时就有,以红、白、绿三种色纸剪成。白纸剪人物的手和脸,红纸剪衣或裤,绿纸剪裤或衣,用墨色画五官,然后拼贴而成。人物以儿童为主,故称“百子花”。又因“百子花”画面只有拳头大,亦称“拳头花”。每个月饼只贴上一个人物。

“团花”,出现于清末。是艺人画在纸上的圆形饼花,有直径四寸、六寸两种。直径四寸的画一至两个人物,直径六寸的画二至三个人物,内容以戏曲故事为主,人物的周围以色彩勾上五彩祥云衬托之。

“泥金饼花”,是在团花的基础上发展工笔重彩饼花,加上金色,富丽堂皇,有“美人式”、“八果式”、“八宝式”,并以人物多少标定月饼的重量,如一个人物定为四两饼,两个人物半斤饼等等,最多十六个人物为四斤饼(旧制一斤等于十六两)。“泥金饼花”画面精致,以粉抄脸(分浓淡画法,民间艺人俗称抄脸),五彩画衣冠,金色勾袍甲,蓝、绿色填底,粉彩点花果,色彩鲜艳,故称“泥金饼花”,其工价要比月饼高好几倍。盛行于民国十至二十五年间。

“木刻饼花”,民国初年,福鼎有位木偶戏艺人叫林通铃,收集饼花稿,刻在木板上用墨来印,在墨线基础上填色彩,用粉料开脸,画出五官。民间艺人称这种饼花为“洗脸饼花”。不久,福鼎城关文成店陈厚瓚、城关附近南阳潘家,也先后刻木板印制饼花。这两家印制比较完整,颜色基本定型,主要用水料如洋红、洋绿、紫、黄等色。后来温州叶新大石印局和福鼎潘宗奎石印局把饼花描在石印上印饼花,以后还有福鼎巽城小

学美术教师朱英贵,仿水印木刻刻制套色水印木刻饼花,天色还分浓淡。福鼎城关文成堂陈吉人受新兴木刻的影响,吸收新木刻线条刻制饼花。这都是福鼎饼花创作的进一步发展。上海洋版戏文画推销到福鼎市场后逐渐衰微。

四、兼容性是福鼎边界文化的鲜明特色

福鼎建县于公元 1793 年(清乾隆四年)。《福建通志》记载,刚置县时全县仅 2221 人。置县后,吸引了四面八方人口来鼎定居,繁衍子孙,开发福鼎。五十年后全县人口就发展到 145984 人,比原来增加了 60 倍。现在全县人口达 52 万人。福鼎人口历史上多数从闽南等沿海地区迁徙而来,这些移民的祖先原从中原南下。畚族多数于明清间从广东等地相继迁入,回族是在明永乐二年由泉州迁入。据人口普查,沙埕、嵛山、前岐等沿海乡镇 922 个村庄约 15 万人讲闽南话,少数村庄人口讲长乐话、汀州话、莆田话、福清话等。

讲桐山话人口有 30 多万人(桐山话属福州语系),讲福州话的有秦屿镇、台山岛等地二万多人。畚族三万多人虽讲本族语言,但一般又能讲当地汉族语言。回族已与汉族同化。可以说,多数的福鼎人是移民后裔。因此,福鼎的历史就是一部移民与土著相互融合共同开发的历史。所处的闽浙边界和沿海地区的特殊位置以及历史渊源、人缘、文缘等各方面呈现出它特殊性、丰富性和交融性。宋代是福鼎文化最辉煌时期,仅南宋科举就有武状元一人,进士四十人,诸科十八人。此与当时福鼎靠近京都临安(杭州)有关。同时太姥山风景优美,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前来参观游览和讲学。自汉以来,名人硕士来鼎络绎不绝,如汉之东方朔,唐之薛令之、林嵩,宋之朱熹、陆游、王十朋、杨楫、高松、郑樵、陈嘉言,元之陈阳极,明之林爱民、傅汝舟、谢、屠

隆、史起钦、徐勃,清之郑承让、林滋秀、李拔、陈寿祺、林树海、王锡龄、周凯、郭柏苍、张际亮、王守锐诸贤,近代萨镇冰等,均游历于此。尤其理学家朱熹避难长溪,曾在不少地方讲学,有据可考的朱熹长溪籍弟子就有杨楫、高松等十多人。他们或设馆授徒或著书立说,弘扬朱子学说,对我县和闽浙边界文化有很大影响,今有祀朱堂所“石湖书院”(即石湖观)、“桐山书院”、“文庙”、“朱文公祠”、“朱氏宗祠”和秦屿“朱子祠”等遗址多处。福鼎城乡流行京、昆、越剧和闽剧。沿海有节俗或海事活动,都要请戏班演出。清光绪年间,沙埕组织“天生奇”戏班,聘请当时沦落温州的北京京剧名艺人、旗人满子善为导演,常演出于沙埕、前岐、城关和浙南沿海一带。清末,昆剧团常来我县演出,群众对昆剧音乐十分喜爱,并把昆乐中的“想当初”、“莫不是”、“黑麻子”、“赶渡”、“佛前灯”等十个曲牌改编成独具一格的演奏曲,取名“拾锦”,从而发展成为我县的民间音乐,流传至今。解放初期,越剧进入福鼎,很快为群众所接受,1952 年温州“信陵越剧班”为支援福建前线来到福鼎,组成“福鼎越剧团”,使越剧艺术在福鼎生根、开花、结果,还有民间提线木偶、布袋戏(掌中戏)、澎湖鼓等,这些都是从浙江流传过来,并逐步改造发展起来。如木偶剧用七条提线,生、旦、净角色的唱和道白用京剧腔调,而丑角道白是福鼎方言。布袋戏、澎湖鼓是用闽浙边界流行的闽南话演唱的。“文革”前福鼎戏曲最繁荣时,有县级京剧、越剧、木偶等剧团 3 个,有民间业余剧团 12 个(京剧 8 人、越剧 3 人、闽剧 1 人,其中有畚族京剧团 1 个),有民间木偶剧团 34 个,布袋戏 104 班,澎湖鼓 7 个,评话 2 个,常年活跃在闽浙边界一带演出。从戏曲、曲艺和民间民俗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也可看出沿海边界文化的兼容和交融。

[责任编辑 林 石]